



主办单位:中共池店镇委员会、池店镇人民政府、晋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晋江经济报社

风骨吴鲁 生生不息

蔡燕卿

吴鲁状元第坐落于泉州南大门,晋江北大门的池店镇头村,建于清光绪年间,取坐北朝南格局。

我在冬日暮色中偶然驻足:典型的皇宫起闽南建筑,并排而建的三座五开间两落红砖厝。厝与厝之间隔有巷道,青石板平整铺就,为古建筑中常见的用于防止火势蔓延或作疏散通道,若在南宋,称之为“火巷”。此故居不做繁丽的雕饰,无朱门高第的官派,红色砖瓦还能捕捉到青苔踪迹,静置于染遍金辉的村庄,更显古朴典雅。

步入埕院,我不由得把目光放在花岗岩石旗杆夹上:那该是怎样的时刻?年过不惑,当数十年勤学苦练在现实中达成具象的抱负,状元及第的报喜书在锣鼓喧天中快马加鞭送达族亲手中,状元旌旗在晴空中猎猎招展时,那必是吴鲁生平极大满足岁月,是族亲同乐共贺的增光时刻……但凡想象如此盛事热烈过这片土地、这座古厝,心神不免激荡。

入朝为官后,吴鲁对任职的地方教育做出可圈可点的贡献。彼时朝廷变革、时局动荡,心怀国运的他坚信“战地不如战人”。他多次捐献俸禄,用于修复安徽翠螺书院、吉林提督学政公署及文庙,走遍东北各地广筹办学经费,营造捐资助学、共襄教育风气。他教育思想超前,敢用重用海外留学人才,主张因材施教,创办新学,满足不同的求学需求,培养多元化人才。

历史执笔赤子情,兴教忧国心昭然,任谁捧读都动容,“六掌文衡”得其所。如今,在首届吴鲁文化季启动仪式上,一群着古装的小学生,对着吴鲁画像恭敬地揖古礼,仿若进行着一场跨越千年的承诺:先生,您的遗志,我们必将继承。是以,小小少年以先贤为范,为学立志,胸怀家国,终将翱翔于九州大地;是以,我想起状元第厅堂前最醒目的对联“富贵无常处世勿忘贫贱,圣贤可学立身谨记读书”,这就是吴鲁的理念。

倘若立身求学为报国的所有作为都能即时生效,该抚平多少遗憾与不甘。纵使有吴鲁等无数有志之士的奋力拼搏,希图为岌岌可危的国力挽回狂澜,但在朝廷腐败愚昧的统治下,清末山河早已千疮百孔,终是不敌四面八方的豺狼虎豹。无法想象历经甲午战争、戊戌变法、庚子国变的吴鲁,内心遭受何其强烈的愤恨与愁肠百结,才会使他在56岁的年纪以笔为器,将八国联军侵华攻陷北京时的见闻,写成《百哀诗》以寄愤。

字里行间无不哀讽当时清廷君臣无能的丑态,哀恨侵略者的残暴,哀痛百姓的水深火热……他作此百般哀呼,试图唤醒统治者,试图谋划军民协作、共同对敌,却万般无奈地目睹“烧杀掠夺”,帝国主义的暴行一寸寸侵蚀着他热爱的土地,为此郁结悲切。而今再阅“庚子信史”,只觉史实历历在目,看先生泣血稽首,我辈亦沉痛难忍,定当赓续民族血性,以承大志。

昔时吴鲁未能等到国治天下平,便在辞官返乡后不久溘然病逝。幸而,民族的是不朽的。在吴鲁180岁诞辰即将到来之际,首届吴鲁文化节顺应盛世而生,吴鲁文化IP得以全力打造,积淀成地方传承的文脉,可触可摸可追逐。

又一个朗朗晴日,我在状元故里寻状元,望尽史路敬傲骨;你在状元故里“博状元”,抬眸眼前皆风光。先生风骨,必生生不息。

(作者供职于晋江市龙湖镇教育中心)



穿过时光拥抱你

胡美云

小学课间的操场很热闹,孩子们总是能找到许多单纯快乐,做喜欢的游戏、三五成群地聊天或者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追我赶,都能换取笑声一片。也有喜欢安静的孩子,一颗小石子、一只小蚂蚁、一片树叶,这些自然界里再平凡不过的事物,能吸引得他们由一开始的一个人蹲在地上观看,然后变成两个、三个,最后变成一群围着看,还看得极其认真。当然,这样的认真,偶尔会因为某个耐不安静的孩子,伸出手摸一下身边小伙伴的头。被摸头的那位自然也不会闲着,快速伸出手来拍一下他的胳膊。一来一去,新一轮的打打闹闹就理所当然地又开始了。于是,原本安静的操场一隅,跟着又热闹起来,又欢声笑语一片了。

看着这样的场景,忽然间就想到了你,想到了远在江苏的你,在读大四的你,已经在医院实习了将近一个学期的你——我的女儿。

想起你从前读小学时的模样。想起你刚上一年级时,那一年妹妹正好出生,向来懂事乖巧的你,似乎一瞬间就长大了,有了长姐的模样。早上上学,你自己起床穿衣,整理床铺,收拾好书包,和我打好招呼,然后背着小书包到隔了几户人家远的奶奶家吃早饭,等着奶奶送你上学;中午放学,你放下小书包就急奔着回家,上楼第一件事就是与抱在我怀里半睡半醒的妹妹打招呼,和她说话,逗她笑;然后再独自一人到奶奶家吃午饭、写作业,等着奶奶送你上学。你是那么的懂事,懂事得叫人心疼。只是,当时那个一心忙于尚在襁褓里的妹妹,还有着些微的产后焦虑的母亲——你的妈妈,对你,少了许多关心,还少了一些包容。

那时的妈妈,一心忙于照顾小小的妹妹,几乎没有做什么空再关心你的生活、你的学习。但是,依然要求你成绩要优秀,会因为你偶尔的粗心失误对你发火。偏生你又是个个性淡薄的孩子,是否当班干部,你不在意;当个组长,你觉得就行了;考试前几名的奖状,你随手往书包一塞,不是我问你,你几乎就主动提起邀功过。这样的你,在向来做事认真好胜、一心望女成凤的我眼里,就有了些不求上进的意味。于是对你,越发地要求严格了起来。

伴随着这样的严格,很自然地衍生出了些暴戾。因为一些小事,对你大声地吼过。现在想一想,那么小那么可爱乖巧的你,当时的自己怎么就能那么大声那么凶巴巴地对着你呢?那时候的你,刚刚离开原本属于你一个人的妈妈的怀抱,毫无保留地将怀抱给了小小的妹妹,从来没有一句抱怨,从没有因为这个和妹妹争过。其实何止是这个呢?在后来的相伴成长里,你做着最合格的姐姐,不仅自己学习上、生活上从不用我们操心,还帮着一起照顾小小的妹妹。

只是,你们成长的时光怎么就过得那么匆忙?似乎是一眨眼间,妹妹背着书包上小学了,而你也已经开启中学生活,开始了更加独立的住校生活,然后是上高中、上大学。

上课的铃声响起,走在一群欢奔向各自教室的小孩子身后的我,那么自然地想起了上小学时的你——多想能穿过时光,再拥抱一下那个小小的你。



梧林朝东楼 飞扬 摄



记忆的梗上开着花

夏学军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寒冷,我总觉得冬季很漫长,特别是夜晚,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一般。不过,幸运的是那白日的时光正在一点一点地拉长。每一日,都能察觉到那阳光比之前多停留了些许时间,这一点点变化带来的希望,宛如我与春天的约定,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相见。

然而,心中还是会泛起小小的惆怅,一年的时光就这么匆匆而过,仿佛只是转瞬之间。回头望去,生活如同平静的湖面,不曾泛起哪怕是一点点引人注目的水花,更没有留下什么刻骨铭心的回忆或者不凡的成就。可是转念一想,这一年中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,平顺又平凡的生活,从未显得如此的珍贵与不易。有一句话说得好: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,就是美好人生。

站在今日的时光轴上,不必拘泥于昨日,把目光投向未来吧,未知的人生才值得期待,值得在探索的状态下张望前路。

清晨是一天的开端,寒意拥堵着,透过层层衣物刺向肌肤。那又怎样呢?裹紧外套,勇敢走进街市,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,冬天那股萧瑟的感觉被冲淡了不少。

街市上,人们来来往往,摊位一个挨着一个,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,这烟火人间充满生机与活力。我看到一位老者正精心挑选着新鲜的蔬菜,小男孩拉着妈妈的手东张西望,旁边的摊位热情地吆喝着,声音里满是对生活的期待,摊位上摆放的鲜果吸引着我的目光。

好生活就是这么简单,有烟火、有诗意,像一列永不停歇的列车,追着时间不断向前行驶。这已经成为一种惯性,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,“明年有明年的雪、明年的雾色、明年永无休止的阳光,还有明年不尽的生机。”不要再频频回头了吧!过去的就让它过去,保持对生活的热爱,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在前方等待着。

这就是生活的魅力。它会有平淡无奇的时刻,会有让人惆怅的流逝感,但只要用心去感受,每一个瞬间都能找到温暖和力量。

这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里,作为普通人的我除了工作时间以外基本宅在家里。去过几次电影院,没有谈情说爱;偶尔在外面海吃海喝,没有人送我“秋天的第一杯奶茶”……可是,这些遗憾也是生活的本质啊!不如少一份过去的自怨自艾,多一份自我坚定;少一份过去的矫情,多一份自我肯定。低下头,弯腰拥抱那些小确幸,一朵盛开的小花、一个陌生人的微笑,或者是清晨那一缕透过云层的阳光。生活中的小确幸就像散落的珍珠,捡拾起来把它们串成美丽的项链,从中汲取力量,让未来的日子发光发亮。

曾看到这样一句话:“在众多的告别话语里,我最喜欢‘明天见’。”明天有无数种可能,一定有什么事、什么人已经偷偷做好了准备,奔跑过来点缀你我诗意的明天。



| 时节

拂尘迎新

王文咏

每当腊月悄然而至,家家户户便沉浸在一项古老而温馨的习俗之中——拂尘。拂尘,不仅是一场对过往岁月的深情告别,更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祈愿。在百姓心中,“灰”与“晦”、“尘”与“陈”同音,拂尘之举,便是将一切晦气与陈旧拂之而去,以清新洁净之姿,迎接新春的到来。

忆往昔,童年时光里的腊月拂尘,总伴随着母亲忙碌的身影。她会从屋后精心挑选一根竹子,亲手制作一根长柄掸子,身着旧衣,戴草帽,宛如一位勇敢的战士,挥舞着长柄掸子,对屋内外进行着一场彻底的净化。那时的家,是简陋的土瓦房,蜘蛛网与灰尘如影随形,尽管母亲勤于打扫,但总有些角落难以触及,污垢悄然滋生。然而,无论房屋如何简陋,都无法阻挡母亲对家的热爱与呵护。

临近年关,家家户户都沉浸在拂尘的忙碌与喜悦之中。拂尘,是一项体力与耐力并存的活儿,它要求人们手持竹竿,在每个角落细心擦拭,高处的尘埃,则需借助板凳方能触及。我时常跟在母亲身后,争抢着她的得力助手,尽管个子尚小,只能拂去低处的尘埃,但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,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满足与喜悦。

腊月的中下旬,拂尘之事便已悄然铺开。人们或随心所欲,或择日而行,皆是为了图个吉利与平安。民间更有习俗,将送灶的腊月廿四定为拂尘扫房日,以此感谢灶王爷的庇佑与恩赐。

如今,时代变迁,高楼林立,家居环境焕然一新。壁纸、墙砖替代了昔日的土瓦房,各种现代化的清洁工具也应运而生,让拂尘之事变得轻松而便捷。有的家庭甚至请来了专业的家政服务,让新年的更加整洁、喜庆与温馨。拂尘之后,贴上窗花,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家便跃然眼前,预示着来年必将鸿运当头。

岁月如梭,拂尘已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抹淡淡印记。然而,那段与母亲并肩作战的时光,却如同冬日里的暖阳,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。有人感叹年味渐淡,而我却认为,如今国家繁荣昌盛、百姓安居乐业,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陪伴家人,享受生活。这份幸福与满足,或许正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最美好“年味”。



闲说短视频

苏水梅

短视频已成为这个时代极为醒目的媒介景观。我自己有一个视频号,经营不到一年,已经积累了超过3000个关注。按照平台的逻辑和算法,我属于脱离“菜鸟”行列的准“达人”,偶尔也会有单条播放量接近20万次的视频作品,着实把自己狠狠感动了一番。

我去梧林,现在路好走,都修了水泥路。走福兴路,右拐东西三路,再右

拐,就到梧林。我走福兴路,右手边有扶西黎刹广场,两个右拐后是梧林,距离1.9公里。我发现有扶西黎刹广场的上郭,现在已经和梧林连在一起。两个村子都属新塘街道,梧林人姓蔡,上郭人姓柯,还有柯蔡同宗的说法。我的心脏在激烈跳动。那个深藏的历史故事浮上来了。

我找几行历史足迹,是几个赤脚农民,一个是上郭的柯南(柯南哥),这个名字是从西班牙语翻译过来的。当时去菲律宾讨生活的很多人都加入洪门,洪门之间都称兄道弟,哥应该是称呼,所以是柯南,另一个是梧林的蔡德茨。他们光着脚从这里走出去,腋窝夹着一双布鞋,怀里揣着父母给积攒的,也许是卖田当地换来的几个银圆作盘缠,走同一条路,去了同一个地方——菲律宾。之后,并没有什么业绩著之竹帛,柯南、蔡德茨两个人就都模糊了。

我们发现他们,是从他们的后代倒推找到的。柯南的第5代孙叫扶西·黎刹(1861—1896),菲律宾独立后,扶西·黎刹成为菲律宾国父。蔡德茨的儿子叫蔡咸垣(1871—1929),辛亥革命,他捐了1000大洋,孙中山给他颁奖。还有一个蔡德噪(1866—1944),他离开梧林下南洋时,只有13岁,在菲律宾事业有成,曾购买以“孙文”署名的公债数万元。蔡德噪因致力经营国货,被国民政府委任为菲律宾中国国货总代理商;因捐款赈灾,获以大总统徐世昌名义颁发的“急公好义”黑色金字匾额,上有“荣典之玺”朱文印章。蔡德噪在泉州建有“济阳别墅”。他们是同时代人,是有故事的人。由几个农民引出了两位大人物,我们由此也对这几乎是与世隔绝的乡村刮目相看,也成为困扰我的问题的最佳答案。为什么如此荒僻能走出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?

黎刹出版两部小说《社会毒瘤》(1887)、《贪婪的统治》(1889),控诉西班牙的殖民统治,是菲律宾的呐喊。黎刹并没有参加卡蒂普南起义,却被逮捕,囚禁在马尼拉圣地亚哥堡垒。黎刹被处死的罪名还是“通过写作煽动人民叛乱”。

2002年,在黎刹的祖籍地晋江上郭,建了和菲律宾马尼拉造型一样的扶西·黎刹广场,一样的纪念碑,一样的扶西·黎刹广场,一样的黎刹塑像。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亲自剪彩。

10年后,梧林被发现。梧林传统村落曾获得多项荣誉和认证,包括2016年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。2023年7月,梧林传统村落升级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。

也是2023年,市里拨500万元,重修上郭的扶西·黎刹广场。有两位有特殊身份的历史人物搭建了中菲的友谊长桥:一是菲律宾国父扶西·黎刹,祖籍地是中国晋江;一是中国的开国上将叶飞,出生于菲律宾。

我站在梧林的洋楼顶上,我想到扶西·黎刹塑像昂起的头颅;我站在扶西·黎刹广场,我想到梧林那片“海市蜃楼”。一只小鸟从扶西·黎刹的肩头上起飞,一眨眼,落在梧林朝东楼的楼角上。

我发现梧林传统村落和扶西·黎刹广场之间,有一条连接的小路,它的长度只有0.9公里。

对于一个长期阅读和写作的人而言,我最先想到的是“思想性”。显然,文学必先有自身的美感,契合于生命需要,然后才能谈到“思想性”。码字的人总会追问在“思想性”之前的究竟是什么?你写出来的文字,肯定是为了传达美学理念。如果写作只是片面求意,以为对思对了即为佳作,只问“写什么”,不知“怎么写”,作家就会渐失语言的深入能力。换句话说,好的作品要有“思想性”。

这的确是一个快餐文化泛滥的时代,一切都追求“爆点”和“短平快”,世界正在悄然发生变化。不分职业,无论长幼,只要手机在手,就有“停不下来”的乐趣。有学者归纳了短视频与人们生活的关系:“随着意义的消逝,所有的信息皆平等,审美蜕化为数据审美,没有历史,没有积累,只有各

种‘萌要素’的组合。每个人漫无目的寻找可匹配的数据,一切取决于概率。于是,深刻消失了,我们被迫生活在表层。”

这一年来,我一边享受着我的视频号流量给我带来的虚荣心的满足,一边口头声声表达我基本不刷短视频。在内心的撕扯和与现实的拉锯之间,我纠结着我的短视频信息传播的速度与质量,纠结着这种碎片式表达是否可以有知识连贯性,纠结着如果只是沉迷于一种浅表化呈现,那么我的深思熟虑势必也会渐行渐远等问题。

我想要去做一种对抗,所以一次次、一遍遍地告诉身边的人:互联网时代正在改写我们骨子里的文化基因,适时地离开自己的信息茧房是必要的。

因为,信息并不能代表智慧,重复也并不代表影响力。与其沉迷于短视频,不如,静下心来陪伴孩子读一本书,或者在阳光下尽情奔跑,或者用一份诗心去跋山涉水,或者围着灶台转从而找到内心的归属感。

这的确是一个快餐文化泛滥的时代,一切都追求“爆点”和“短平快”,世界正在悄然发生变化。不分职业,无论长幼,只要手机在手,就有“停不下来”的乐趣。有学者归纳了短视频与人们生活的关系:“随着意义的消逝,所有的信息皆平等,审美蜕化为数据审美,没有历史,没有积累,只有各

种‘萌要素’的组合。每个人漫无目的寻找可匹配的数据,一切取决于概率。于是,深刻消失了,我们被迫生活在表层。”

这一年来,我一边享受着我的视频号流量给我带来的虚荣心的满足,一边口头声声表达我基本不刷短视频。在内心的撕扯和与现实的拉锯之间,我纠结着我的短视频信息传播的速度与质量,纠结着这种碎片式表达是否可以有知识连贯性,纠结着如果只是沉迷于一种浅表化呈现,那么我的深思熟虑势必也会渐行渐远等问题。

我想要去做一种对抗,所以一次次、一遍遍地告诉身边的人:互联网时代正在改写我们骨子里的文化基因,适时地离开自己的信息茧房是必要的。

因为,信息并不能代表智慧,重复也并不代表影响力。与其沉迷于短视频,不如,静下心来陪伴孩子读一本书,或者在阳光下尽情奔跑,或者用一份诗心去跋山涉水,或者围着灶台转从而找到内心的归属感。